

听书的日子

◇ 袁宝霞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经济落后,物资匮乏,除了生活的必需品外,人们鲜有闲钱买书看,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收音机里的评书。那些听书的日子,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

当年,刘兰芳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,她的评书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更是耳熟能详。她的声音字正腔圆、清脆悦耳,声情并茂的演绎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我们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,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

单田芳的评书大家也比较喜欢。他演绎的《隋唐演义》,略带沙哑的声音中有种磁性,深深地吸引着我们。还有袁阔成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,他们的评书各有千秋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听评书的时间一般在中午或晚上吃饭时。每天一放学,我就抓紧

时间往家赶,生怕错过了听评书。一家人边吃饭边听书,日子简单而美好。

有天中午,母亲要在大铁锅里烩饼子,锅凉了不好粘,我放学回家后,她让我帮忙烧火。可我记挂着评书,心里很不乐意,嘴硬得老高。转念一想,何不把收音机放到灶台上,边烧火边听书呢?于是,我把收音机放到灶台上,边拉风箱边听书,听着听着就入迷了,我时而眉头紧锁,时而哑然失笑,不是忘了添柴,就是把火烧得太旺了。母亲提醒我:“别光顾着听评书,记得烧火。”说完她盖上锅盖,让我再烧上十几分钟。母亲去洗菜了,我接着烧火。我听着评书,逐渐把母亲的嘱咐忘到了脑后,或许是火太大了,妈妈闻到了一股糊味,忙让我停火。在母亲的斥责声中,我懂得了做事

要专心致志。

那些听书的日子里,岳飞的精忠报国、穆桂英的飒爽英姿、武松的侠肝义胆,都给我苍白的心灵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,电视机、电脑、手机走进寻常百姓家。收音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那些听书的日子也渐行渐远。成年后,我白天忙于工作,夜晚不是看电视就是刷手机,似乎早已忘记了听书带给我的精神财富。

如今,人到中年的我又重拾听书。现在的听书软件方便快捷,听书的时间、剧目可以随意选择。周末或节假日,我时常沏一杯清茶,品茗听书,任思绪在书中飞扬。

听书,让疲惫的心灵有了栖息的港湾;听书,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闪闪发光。

黄永玉与木刻版画

◇ 刘学正

三年前,《入木:黄永玉版画艺术》的出版,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黄永玉的木刻生涯。400余幅版画,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,又散发出灵动洒脱、历久弥新的美感。深切缅怀黄永玉先生之际,我再次翻阅这本厚重的画册,无论刀底、笔下,所刻、所画饱含黄永玉之情之所至、生命所有。

木刻,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、作之的技艺,可谓其艺术之根本。该书题材涉猎广泛,涵盖了市井生活、文学插图、名人肖像等多方面,浏览其间,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尘封的记忆。

冷峻的刻刀浸润着悲悯情怀,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。《石子碎了,眼睛花了》,一个颧骨高起、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,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,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,似在

哀叹;《丈夫买药回来了》,躺在窄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,生命危在旦夕,费劲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,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。

黄永玉的版画作品中,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《齐心协力收庄稼》,硕大而饱满的稻穗,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、来回穿梭的孩童,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图卷;《大冬瓜》,老头儿和老太太共同担着竹篮,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,两人对视而笑。

孩子,是黄永玉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。《报童》《擦鞋童》《没书读的孩子》中的孩子,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,受尽白眼,满是辛酸泪;《受伤的孩子》,孤零零地倒在街头,背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。黄永玉为童话、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木刻插

图,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。

此外,书中还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《在森林中》创作的木刻插画。森林小学、林场生活、林中动物……粗犷的线条诠释着童趣。

步入暮年,黄永玉虽停止了版画创作,然而他手中的刻刀促使其养成了不松懈的习惯。他旋转刀锋,尝试探索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。在他看来,这400多个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,如同他“贴着肉的骸骨”一般,与其共同经历了一生的颠沛流离。一刀一刀刻画人生,能够留存至今,弥足珍贵。

斯人已逝,风范长存。木刻版画与黄永玉的青春、爱情、艺术、生活紧密相连,成为其艺术人生的底色。

夏季,给人的印象大多是酷暑难耐、烈日炎炎,为酷暑所困的人们总想找些消暑的方法。我找到了一种消暑纳凉的好方法:躲进小楼里,在静夜里展卷捧读。

我非常怀念在农村居住的那些日子。夏夜,劳累了一天的农人在习习微风中,惬意地躺在土炕上,伸展四肢,放松精神。街上一片寂静,这时恰好读书。我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,泡上一杯热茶,在缕缕茶香中,凭案而坐,把目光放逐到字里行间。万籁俱寂,读书便精神集中,不再分神,思想也不再溜号。凡事就怕专注,一旦聚精会神,便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果然,书读得飞快,思考也越发缜密,书中的每一处精髓、每一处睿智,都如飞天般输入脑海,使人醍醐灌顶、思路洞开,诚可谓“至乐无声惟孝悌,太羹有味是读书”。

夏夜有风,所以溽暑就淡了许多。全身不再像白天那样滋滋冒汗,心里先安定了几分。南北窗户全部敞开,夜风穿堂而过,留下丝丝清凉,而蚊蚋又在纱窗之外飞舞,此时的室内氛围最适宜读书。夏夜读书既不挑书,也不挑姿势,靠着屋墙可以读,趴在炕上可以读,凭桌而坐可以读,甚至歪倒在凉席上也可以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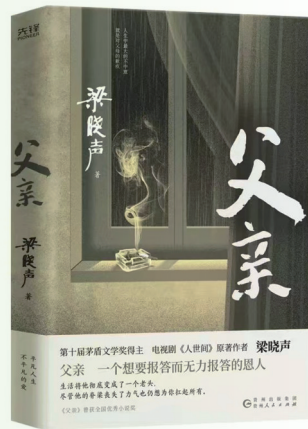
夏夜读书还有一个可以享受的意境,那便是雨后。夏天的雨或密或疏,滤除了空气中的暑热,雨后的乡村一片透明。夜幕降临,明月升空,此时,两耳传来的是响亮的蛙鸣。虽说有了蛙鸣,但却营造出了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独特意境。这时读书,如在古今中外行走穿梭,在字里行间引吭高歌,在人间百态中静观感悟。若是读了名家范本,则更是身心俱爽,喜不自胜。心在阅读中返青,人在阅读中轻盈,思想在阅读中狂舞。

“养心莫善寡欲,至乐无如读书。”夏夜读书,既是一种身心的放松,也是一种思想的灌溉,千滋百味,入脑入心,妙不可言。

捧卷在手一夏凉

◇ 钱国宏

荐书



父亲

作者:梁晓声
出版社:贵州人民出版社

《父亲》用朴素真挚的文字记录了梁晓声与父亲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。全家人都靠父亲出卖体力供吃穿,不善于表达的他总是默默吞下生活中所有的苦。他的愚昧与狭隘曾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磨难,让家人之间有了隔阂。在儿子也成为父亲后,渐渐理解了父亲,也懂得了他们那代人。

每一位父亲和孩子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。读这本书,青年人能从父亲的角度看看人生,中年人能从孩子的角度看看自己。

(未完待续)

小说 连载 ⑩

布衣诗人谢榛

◇ 武俊岭

此时的蒋宗鲁,因为谢榛言语上的配合,十分高兴。他对谢榛说,如果你的朋友卢楠像你一半,我也不至于那样对他。

谢榛说,还请蒋知县大人大量,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卢楠他只是个名士,不太懂得礼节。

蒋宗鲁觉得刚才的话有些失言,便挽回道,我这个知县不算什么。我之所以恼恨卢楠,是因为他侮我太甚;但我不会与他计较。只是他这案子事关人命,有原告、有证据,我就不能不秉公办理了。所以说,还要请谢先生理解,不要把我当成酷吏才好。

谢榛说,我对政事一窍不通。

还请知县大人对卢楠换一间稍为亮堂点的囚室。昨天我进去时,里面像是黑夜一样。

蒋宗鲁听了,大方地说,行,这点事我还是能办到的。

谢榛马上端杯,敬蒋宗鲁酒。蒋宗鲁酒兴上来,一口喝干。

刘县丞见状,也来凑趣,说,知县何不背几首诗歌,让谢先生点评点评。这样,也能助酒兴。

蒋宗鲁一听,说,我写的,反而背不下来,这样,我念念就是了。

蒋宗鲁从衣袋里掏出诗来,一首一首地念。谢榛听了,肚里的食物慢慢上涌。卢楠对着蒋某人的文章又笑又唾,谢榛此时相信是真的

了。蒋宗鲁的所谓诗歌,一是格律不通,二是没有典故,三是笔下无景,简直是狗屁不通。格律不通说明他不懂音韵,没有典故说明他不懂文史,笔下无景说明他不会观察壮丽山河。这样的人,只读过几篇时文八股的人,怎么会写诗呢?

谢先生,敝人的诗,不像样子。蒋宗鲁故作谦虚地说。

不错,相当不错。谢榛勉强回答。

这……蒋宗鲁本想听到好字的,但品味着谢榛在不错之前用了相当二字,面子上也说得过去,便欣喜地端起酒杯,说,谢谢谢先生夸奖,我敬你一杯!